

草木一生

萧凤 著



下
北京出版社



52475
2169/2

草木一生



季羨林題

蕭凤 著



下

北京出版社



·第三部·

鸟散各东西

一 可怜天下父母心

自从见到王莲、商量好了出营后就同去绥西草原，丁小鹞便日夜盘算起怎样才能冲出牢笼。叶未红开始还十分书生气，认为要走就一起走，走不成就一起熬着，好歹也还能常相厮守。小鹞不同意做涸辙之鱼，觉得出去一个是一个，做去后套的准备也可多一份儿力量。大家商量了一阵，都同意小鹞的主张。文春竹说：“这样牵扯面不大，咱们好使劲儿。零打碎敲，早晚咱们都能出去。再说在这里以沫相濡，总不如出去各奔战场，相忘于大海的好。”

商量好后，文春竹就去找过去在延安用过他钱的那个姓程的“朋友”。起先他还怕此人或是推脱或是使不上劲儿，还想了点怎样打动他的话，谁知竟出人意料地顺利。他一见文春竹，倒像碰见喜神似的，握住春竹的手紧摇：“嘿嘿，合当我今天解除困境。怎么样，老兄别来无恙吧？”

春竹见他那副下作样子，知道可有契机，便故意煞上一板说：“挺好，挺好，多亏老兄关照了。”

绕了一会儿圈子，程某果真有所企求，他说他正准备送家小到家乡去，希望文春竹能帮他几百块钱。文春竹也趁机对他

说自己有个同乡妹子，怪可怜见的，扔了个孩子在外面，没人照看，如果程兄能在第五科托个人情，让她退学出去，其他的都好说。我目前虽没现钱，外边能周转几个的朋友还是有的。

姓程的见有油水可捞，便也打开窗子说亮话：“你那同乡妹子我知道，不就是演话剧里扮小妞的那个吗？嘿，还真看不出，她已是个妈妈了。她的案情不重，遇必要时我可以到第五科给她通融通融，但我的盘缠也要靠老兄通融一二哟。”

“好说，一言为定。丁小鹬哪天出去，我哪天就烦你跟我出去走一趟，保证误不了你送嫂子回家。”

那姓程的需钱猴急，少不得到第五科去说此一番。丁小鹬她们进营已有半年多了，大批的“学生”还陆续不断地被送进来，即使姓程的不出面，丁小鹬也快被清除出营了。现已确认她不是共产党，她自己又一再表示，说要去城固进西北联大读书。傅云听了，自有他的妙论：“凡是上得起大学的女子，家境都不会错的，她们不会老跟着共产党走的。她想复学，这是正理，也是我们教育的成功，就让她‘毕业’好了。”就这样，小鹬先出营了，还领到一张结业证书，真是天晓得！

丁小鹬前脚办出营手续，文春竹亲见她拎了小行李卷出了劳动营的大门，后脚就主动去找那姓程的，二人一块去西大街一个朋友处取出他存在那里的一件狐皮大氅交给了程某，卖了二百块钱。到此，两人的人情便两清了。

丁小鹬获得了自由，却一丁点欢乐也没得到。她一到火烧壁，就看见果果昏迷不醒，发着高烧，正生重病。孩子已瘦得像个大人灯头，脸色青白，不断地排泄着米汤样的粪便。奶娘两口子急得在屋里烧起三炷香，正用芥米给孩子擦脚心。小鹬问果果是什么病，何时起的，他们都说不上来，只讲两天不好吃东西，还拉了几回稀，正说泄泄火也好呢，偏又发烧了，当家的给范先生送信，他还没来，你倒先到了。

正说着，范追木来了，二人抱着孩子直奔城里，找了个医院送进去，一诊断，果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已经耽误了，须得立刻注射生理盐水抢救。可怜的小果果已瘦得两腿细如麻杆，大量的生理盐水注射进去，一会儿人就变成两根畸形的粗萝卜啦。孩子没有知觉，不感到痛苦，丁小鹬却心如刀割，泣不成声了。范追木怕她过于激动，把她拽出来在候诊室休息，小鹬哪里忍耐得住，早又飞也似的钻进了治疗室，抓住医生的手索索地抖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己就快晕过去了。

三天以后，小果果死了，他只活了一年零一个月。丁小鹬却像一下子长了十岁，由一个任性的、心比天高的女学生变成了忧郁的偏激的小妇人。她那性格中烁烁的火焰化做一股内在的复仇的情绪深埋心底，她认定蒋介石和她有杀子之仇，从此更与他势不两立了。孩子的后事是范追木帮助办的，他不让小鹬再去看孩子一眼，强行地把她送到王莲那里去了，并嘱咐王莲：“叫她哭，尽量地哭，用你们的眼泪去冲刷这人间的‘不平’！”他替果果买来一口小棺材，给他穿上车婆子亲缝的小棉衣裤，外边还裹上小鹬的母亲在沦陷北平时缝制的小红缎子斗篷，这是多少人辗转相托才带到西安，小鹬一直未舍得给孩子披用。范追木从来也不曾这样严肃认真过，他扶着小棺材到了杜曲，找了一块隐藏在一湾清水后边清静的小丘，亲手挖了墓穴，把果果安葬了。他还写了一首祭诗：

小小短命郎，离爹又别娘。
吃尽人间苦，匆去走慌忙。
回生无良策，徒徒寸断肠。
来年再投世，记取向太阳。

他把祭诗压在棺材上，当大把大把的土把小棺材盖没时，

他哭倒在新坟旁：“干爹没力量保护你长成人哟，我可怜的苦果呀！”这时，天色已晚，四下寂静无声，只有小河流水潺潺，明白这个一贯玩世不恭的范追木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心里装着怎样沉重的悲哀。他哭的是他们这一代抗战青年的厄运啊！

关在劳动营里人们的悲哀一点也不比范追木少，夏晶妮到底跳井死了，营方一个劲儿说她是自行失足落水，看监的老头却赌咒发誓说她是自己跳进去的，关他的禁闭他也要这么说。

自从丁小鹞和夏晶妮在外禁闭室见过一面以后，平津学生演剧队的几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文春竹也说想办法把她调到女生区队，大家也好有个照应。现在，她去了，叶未红和柳介迥都哭得气竭声嘶。柳介迥还代表丁小鹞他们，冒着受重罚的危险去找过一趟老禁子，想和夏晶妮告个别。可是，到了外禁闭室，夏晶妮早被抬走了，地上只剩下一堆带血的脏棉花和发出霉味的稻草。柳介迥问禁卒，晶妮可还留下过什么东西，准备带回好转给金力鼎。老头摇头说：“没有，只是今天早上她对我说过想吃家乡的醪糟甜酒。我巴巴跑到小卖部，心想汉中的江米酒没有，弄点西安甜酒也可以给她解解馋。谁知我刚买回来，就看见她站在井边，一抬身子就投井了。”说着，他从墙角掏出一束用破纱布绑的烂稻草，“我不知这算不算是她留下的东西，我常看见她捧着它又哭又笑的，也许那里头藏着她什么最金贵的祥云？”

柳介迥忍不住当着老禁子的面痛哭起来，小鹞告诉过他们，夏晶妮曾把稻草当作婚礼上花束的辛酸事。老头不知柳介迥和夏晶妮是什么关系，也不便探问，但见他大颗大颗的热泪夺眶而出，一个男子汉哭成这个样子，风烛残年的飘零老汉也不禁为之动情，颇有点歔歔之意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秋意盈盈的季节。一天，冯真从外边回来，把叶未红叫到一边，悄悄地问：“有个姓楚的湘籍老先

生，是个社会名流，你可认识吗？”

未红想了半天也不知其人，便问胖子：“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

“崔三哥回来了。咱们去兰州时他到延安进‘抗大’，后来被分配到晋西北工作。最近崔伯母病了，他悄悄回来探望，听说咱们几个都被关进劳动营急得什么似的。这时，这位楚老恰恰也来到西安，老人和崔老伯是莫逆之交。昨天三哥侍奉在侧，有意无意地谈及他有个朋友被关在集中营，其中有湘西学子一人。楚老听了，很关切地一再追问这湖南青年何姓何名？三哥说他叫叶未红，老人摇摇头说不认识……”

叶未红突然眼睛一亮，拍着额头说：“真该死，怎么把他老人家给忘记了？”

原来这位楚老先生正是把他从家乡带出来的那位先辈，此老和未红非亲非故，只是看过他几篇作文，便觉得孺子可教。他把叶未红带到北平送进大学，也是出于一片关心桑梓之情，希望未红将来能成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人才。未红有点大智若愚的迷糊劲儿，居然把这位提携过自己的老前辈置诸脑波之外去了。

问明了楚老确是家乡父辈，叶未红问计于文春竹。文春竹此时也刚经历了一番激动的过程，原来他已通过冯真找到了组织，领导上决定叫他再和那姓程的出营一次，然后就设法甩脱他来个不辞而别。他已托佟造时给他在外边安排个暂时的藏身之地，文春竹再有经验，对这种即将展翅高飞的逃逸也感到兴奋。他准备在逃走的当天，把这件事婉转地透露给叶未红他们，并想好了怎样通过组织营救，把他们都弄出劳动营。可是，就在万事俱备的当儿，冯真又带回党组织的决定，叫文春竹暂时不要出去了。文春竹自然不免失望，心情激荡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但他毕竟是久经磨炼、组织观念强的人，经过一番

冷静克制，认识到组织上这样决定一定自有道理，便逐渐恢复了常态，准备继续斗争。他这样一安下心来，冯真也随着踏实起来，心想他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长期抗战”？

叶未红一对文春竹提及那位同乡父辈，春竹马上敏捷地说：“这是一个送上门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不仅对你出营有利，对我们大家也是契机。冯真，要立刻找你们那位三哥，先保叶未红出营再说。”

崔铗对关进劳动营的朋友的处境感同身受，冯真一找他，他马上使出全身解数敦促二位老人家管管这个事情。崔铗的父亲是陕西元老，淡薄自守，对抗战青年抱有好感，当年也曾资助过平津学生演剧队。去年以来，他更知长、次两子已是共产党人，老三去了延安，老四也到敌后打游击去了。他只当作不知，心里却默许了。楚老先生浪迹天涯，当过多年教师，桃李满天下，更是清流一派。这次至陕西来会老友，本也有到前线看看士气的意思。谁知国民党当权者一边是风声鹤唳，时刻害怕日本兵从风陵渡过黄河直取西安；一边又大建劳动营，加紧迫害共产党和爱国青年，弄得长安古城乌烟瘴气，令人窒息。这个楚老和崔老是多年故交了，有许多共同语言，十分默契，到了一处吟诗对酌、谈古论今，自有老年人的情趣。可这回前来，心情却很抑郁，对国难期间国民党这样的搞法深为不满，二老坐到一块儿只能浩然长叹。他们都老了，锐气也减了，纵有忧虑也只能徒呼萑苕而已，有时实在憋不住了，老友对坐，不免发发牢骚，还得提防不让崔铗听见，生怕自己出言不慎，影响他们年轻人去做触犯天庭的事情。崔铗知道他们的矛盾心理，也不点破，只一面暗笑“还拿我们当小孩子”，一面感叹老派人真如同缠足女子，总摆脱不掉愚忠愚孝的羁绊，确实落后于时代了。

崔铗对二老说了想营救关在劳动营的朋友一事，果然不出

他的所料，二位老人都摇头说无能为力。崔父甚至还催促崔铤：“你自己什么身份，应该赶快离去，不然你也要进去了。”崔铤胸有成竹地讲出叶未红的真实姓名，先使楚老吃了一惊：“怎么？这娃儿也在其中？唉唉，他呀，一个聪明的小傻子！这、这……”

崔铤趁机把叶未红和其他朋友如何因爱国有罪受了迫害以及平津学生演剧队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并不夸张但很让人动容地讲了出来。二老的心里先就软了，是呀，抗战期间，这是多么不公平！但是保释政治犯又是多么不容易！为了这帮孩子去低声下气向那些本不想答理的权威者求情更叫人多么沮丧！二老沉吟了许久才对崔铤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让我们想想。”崔父还明确地说：“你也少出去，最好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别给我添麻烦！”

崔铤知道二老的真实思想，他们不会关门的，便真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二位老人却沉不住气了，不知背后商量了多久。这一天，楚老终于吐了口：“你们这些娃儿！没法子，少不得我去碰碰老面皮，先把小叶弄出来，其他人再慢慢想办法吧！”

“您老打算找谁，这可得有力人士。”崔铤还有点不放心。

“我想找我的一个学生，他叫黄鸣鹄，正是此地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算有力了吧？”

“当然，他点点头事就妥了。”

“唉唉，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愿去见这个牛字旁的学生呀！我和他已如陌路人多年了，现在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认师生之情……”

崔铤非常同情这位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长者。若是他，也不屑于再理这种特务头子的学生，何况还要有求于他。但是，为了先把叶未红营救出来，只能违心地给楚老打气说：“您做

的是正义之事，又不是出于私情。给他个面子，说不定他还可能会见您感到荣幸呢。”

“唉！万般无奈，只有我去舍这张老脸啦。”楚老长舒一口气，又不无埋怨叶未红地说：“这不懂事的娃儿！”

过了几天，营方忽然通知叶未红打行李，说是“调外继续侦讯”。文春竹他们知道人情说动了，替叶未红暗暗高兴，可队里其他人包括陈区队长和政治队副都有点意外，关心叶未红的人像佟造时都捏了一把汗，不知他又要遭什么厄运了。在这种时刻，说什么都是不适当的，队上头目只能按上司指示办事，监督着叶未红办理完手续。“同学”们更只能眼巴巴地暗暗为他祝福，用不能言传的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携着小行李卷走出队门。佟造时还抽空到小卖部买了牙膏手巾塞在叶未红手里，眼含热泪地说：

“去吧，你还年轻，再苦的日子挺挺也能过来。你有才华，有的是报效国家的机会。我们老了，又没多少文化，有朝一日能出去，老两口只能沿街卖唱讨生活，好在老婆能自拉自唱，只要不委身沟壑就满足了。”

佟造时这番话说得心眼儿软的叶未红差点把实情透露给他，他陪着佟造时歔歔了一阵，还是想到事态太重要，话到唇边又收住了，只拉着佟造时的手说：“佟大哥，后会有期了。”

叶未红出了营，又经过一场有点滑稽的审讯，地点是在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办公室，审讯者就是副局长本人。叶未红一进去，那人居然伸出手迎上前来，弄得未红反而手足无措。副局长笑容可掬，且带一种兄长般的亲切说：“老弟受委屈了吧？不是恩师找我，我还不知你也在里头受教育呢。”

未红出来前，文春竹教了他半天，告诉他怎样应付另一副面孔的特务头子。未红生不生、熟不熟地领略了一些，但也没想到这位副局长竟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文质彬彬而又决不见外的

年轻人，他只不过三十多岁，仪表堂堂，头发梳得光可见人，笔挺的派力司两用衫，钮扣都是讲究的舶来品，看上去透着那么一股干练圆滑，加上一脸人情味的微笑，叶未红简直不能一下子把他和特务联系起来。叶未红看惯了监狱和劳营里那些横眉立目、惟恐人家不知道他是牛字牌的人兽之间的动物，包括阴险毒辣的郑队副那号人，心想“这个伪装得更好、保护色涂得更妙的家伙，可能是青出于蓝的新一代，他的审讯也是‘仁义道德’别具一格的。可惜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请坐嘛，到了我这儿，我们就不是审判官和犯人的关系了。这么说，你是楚老惟一的亲人？是继子吧！”

叶未红听了心里一动，想起文春竹的指点，便顺竿爬地说：“可以这么说，听说他老人家到西安了。”

“你看你，自己好好的名字不用，叫什么叶未红！凭这三个字就带八路味。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我可以放你出去了，什么手续也不用办，只凭你的令尊——我的恩师一句话。不过你得答应我，出去再不和共产党鬼混，好好到昆明去复学，这也是老人家一片盼子成龙的意思。你若不听老哥子的话，又去找他们，我在令尊面前也不好交代。要知道共产党在中国决成不了事，听愚兄的劝告吧，咱们不是外人，是师兄弟嘛。当初我也‘左’倾过一阵子哩，后来认识到他们实在是逆风而行，这才幡然醒悟。这样吧，我现在说话也还算数，你如不去复学想找个工作，我一句话就让你满意……”

叶未红心里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谁稀罕你的那一句话。”可表面还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耐心等他叨唠完，以便全始全终演完这出戏，心里却在嘀咕自己怎么又成了楚老的继子啦？

好不容易走出那个让他恶心的副局长的办公室，他就这么地自由了。被捆久的人一旦松了绑，便连路也不会走了。他伫

立街头东张西望了一阵子，心里空荡荡的，似乎若有所失。他在被捕前，很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许多事都靠小鹏做主。如今小鹏不在身边，她还不知道他今天就自由了啊！下边该干什么他正拿不定主意，却见崔铗在那边向他招手了。他跟着崔铗到了崔府，见了楚老。楚老先前还满有情绪，见了叶未红似有申斥之意，后见他面色黝黑、瘦骨伶仃，又听说他正拉痢疾，一种为父母的慈情又油然而生。崔老则忙着叫人切西瓜说：“这比药还灵，最治痢疾。”

楚老面色缓和下来，喟然一叹：“凭我竟和那种人讲那么多好话，还撒谎说你是我的继子，又答应给他写个条幅，好让他冒充风雅。”接着又生叶未红的气了，“告诉你，以后走到哪儿也别改名改姓！用你自己的名字，出了事我也好知道，也好给你想想办法。不然，叶未个红，我哪儿晓得是你？”

叶未红悄悄向崔铗吐吐舌头，会心地一笑，如愿了，受长辈几句爱的呵斥，也是劫后一快。

叶未红当天下午就去王莲处和丁小鹏会合，大家一则喜一则悲地重叙旧好。未红和小鹏还到秋庄稼地里为他们厄运的牺牲品、可怜的小果果抱头痛哭了一回，两人本是一样的情怀去哭自己儿子的，可后来叶未红说了一句不当的话：“好了，小鹏，别哭了！哭我们也哭过了，就让他安息在自己的小棺材里吧。这样，我们也好无牵无挂地海走天涯了，不然你还要吃好多苦……”

小鹏听了勃然大怒，一肚子怨恨都迁怒到叶未红身上：“你好没良心！把果果当成累赘，多么漂亮的爸爸！自私的狼，我算认识你了！”

这个炸雷来得突兀，把叶未红吓懵了。他的本意是怕小鹏悲伤过度，而且说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大实话。本来嘛，孩子已不在人间了，徒然的伤悲又有什么用呢？当然，说话的时机不

恰当，可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呀！他看着面容憔悴却又气得满脸通红、颇有点神经质的丁小鹬，不免又悲从中来了：“她被毁坏了，她变了。过去，有时得理不饶人，那是孩子气的娇嗔，是带喜剧味道的。如今，她是真尝了人间况味，一肚子愤慨，收拢不了自己，像灼人的岩浆喷射出来，完全是悲剧性格了。”

在范追木和王莲这边，为果果伤心也是真的，但毕竟不是孩子父母，很快就过去了。倒是叶未红的出营，燃起范追木的希望。他把未红安置在自己住所，加快了去绥西的准备，没几天就找到了两对愿和他一块儿寻找后套草原的话剧演员。一对是西安一个刚刚解散的剧团的成员，男的会唱歌，还懂点乐理，能写点歌曲；女的曾是那剧团的主要演员，浪迹西安失了业，才决定到草原碰碰运气。另一对原是战干四团的演员，由于女的被团里的小军官调戏，男的打了那人刚被禁闭过，出了禁闭室一气之下也打算远走高飞，找个干净地方去生活。大家都是戏剧界的青年朋友，有话好说，三言两语就定夺了。这样，恰巧是四男四女，除了范追木和王莲还在两可之间，都已成双成对，也都没有小孩子牵衣。商量定了，打算叶未红的痢疾好利索了就上征途。

这天，冯真和柳介迥来看小鹬他们。冯真还是借公出之便，柳介迥则是冯真用人格担保，在陈区队长那儿请了假的。小鹬为了他俩不能同行感到遗憾，冯真还是那副“随猴子便儿”的态度，嘴说来日方长，心里却决定和文春竹共进退。柳介迥则惜别情重，了无心事的人变得心事重重的样子。王莲的表姐为给她送行，准备了一些瓜果，替她招待朋友。柳介迥平时不忘生冷，有好吃的总是当仁不让，今天却是闷恹恹的没有情绪。丁小鹬和王莲都心疼起她们的八哥来，像哄小孩似的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一下子把他说得“呜呜”地哭了。范追木打

趣他太娘儿们气，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眼线放长点嘛，早晚咱们能在草原会合。”柳介迴有时确也颇像个三变脸的孩子，还有点健忘症。他的哥哥正在想办法托人保他出营，他竟忘了把这好消息告诉给小鹞他们，只一个劲儿舍本逐末，在那儿依依不舍，惹得两个“妹妹”费了许多唇舌。范追木的讽刺却也提醒了柳介迴，他总算记起来这件事，大家听说外边已有人在替他活动，都为他高兴，追木说：“虽非胜利在握，也是在望了，你的猫尿还是少撒点的好。”

柳介迴心里忽然痛快了，好像原来不知有此好运，是别人刚透露给他一样。心情一好，那满桌子的鲜瓜佳果对他又有诱惑力了。五斤重的大西瓜，他一个人就开了一半，还忙乎得来不及吐瓜籽。小鹞感叹地说：“慢着点，别噎着，你可怎么好？没事时大大咧咧，不走脑子；有点事又沉不住气，要死要活。事情过了，留下的悲哀又像只麻雀的鼻子那样短小。你瞧，我们还正怕你受低气压影响要下大雨呢！你倒雨过天晴，没事人一样了。”

王莲说：“我爱的就是八哥的憨厚劲儿。”

冯真又带来另一个消息：“据可靠消息，郑姐这几天要过西安到洛阳去，等我打听确实日期再通知你们。小鹞和未红最好到车站和她见上一面，也好叫她放心。”

两天后，冯真又来说：“今天晚上第九次车，十一点进站，车在西安停车较长，郑姐可能下车走动。不然，你们就上车走走。她在第十二车厢，不过千万控制感情，要做到陌生人一样。你们刚出营，后边肯定会有尾巴盯梢，不要因小失大。”

当夜，丁小鹞和叶未红怀着激动又强自镇定的心情到了火车站。当时，西安夜晚永远是电灯不明，车站也不例外。他们到达时，火车刚好进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旅客们上下匆匆，不像真人，倒似鬼影憧憧。小鹞他们走到第十二车厢，刚要上

车，郑志恪倒先下来了，看见小鹬和未红，不免一惊，但瞬即安然了。陪伴她的有竞存中学两个女学生，她们看见小鹬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郑志恪把她们引开，若无其事地走到一边去了。小鹬的心“咚咚”地跳，只见志恪仍穿着那件她很熟悉的褐色布长衫，只是洗得更旧了。一年左右不见，她的形象也大变了，圆圆的身材、团团的脸都不见了，依然剪着齐耳的短发，但人却显然瘦削憔悴，非复当年了。可见她虽没被捕，日子过得也够艰难。郑志恪旁若无人地在月台上溜达了一阵，再次从丁小鹬他们面前走过，还是一副素不相识的样子。小鹬多么想拉着她的手叙叙别后衷肠啊！但她不敢造次，只能无言地眼巴巴看着郑志恪在火车发出开车警笛时又默默地回到车上。车子开动了，小鹬敏感地感到第十二车厢的窗帘掀起了一角，露出了郑志恪深情又冷淡的目光。车站上的灯光太暗了，她不敢相信真的看见了那样的眼光。

在回去的路上，丁小鹬和叶未红长久没有说话。出城好久，叶未红才叹了一口气：“多么奇特的相逢，竟然从此萧郎是路人了。”

小鹬比他想得多，“她不愿引起麻烦可以理解，但又为什么又那么冷淡？是怕我们背叛了朋友、变成坏人了吗？唉唉，郑姐，失去信任，就没有友谊了。然而，她去洛阳干什么呢？自然是革命需要了。”想到这里，她忘了郑志恪的冷淡，又为她的到处飘泊而担忧了。

见了王莲，小鹬把对郑志恪的观感告诉了她，难免流露出一些不悻的神气。王莲倒说：

“那恰恰正是郑姐，她总是用理智对待生活的，该冷的时候决不会热。你应该知道，火车站的月台上不适于我们做情感的拥抱。”

“现在，我最怕的是好朋友的怀疑，这比坐牢还让我痛苦，

我受不了。”

“小鹬，你出来后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失去了过去那股子睥睨一切、锐不可当的劲头，变得心胸狭窄、爱起疑心了。”

“是吗？”小鹬觉得心惊，但不服气地反问。挨王莲正面的批评，小鹬这还是第一次，不习惯也不舒服。

“是的，比方你常感到朋友们不相信你，像你对郑姐那样，其实这是软弱的表现。又比方你常对未红莫名其妙地使性子，这也表示你不怎么坚强。你长了这么大，赢的太多！在学校你是佼佼者，师长心目中的高才生；在演剧队，你是上帝的女儿，处在众星捧月的地位；在爱情上，你看中了叶未红，他就乖乖成了你的 Companion（伴侣）。要知心朋友，你有我这样忠心耿耿的两脚规；要事业上的同道，你有林樱巧、柳介迥、冯真那些和你默然相契的舞台知音。你过去太一帆风顺了，现在要紧的是，不但能赢，还要经得起输。这些天来，你们在劳动营里受罪，我躲在姐姐家想了很多，也想到你和我的同异之处。我失之软，你失之脆。怎么样？小鹬，我的话还有点道理吧？”

小鹬低头不语，她对王莲真有士隔三日之感。她觉得王莲的话有点打中要害，自己离开劳动营后表现得确实不怎么样，过了一会儿不能不服软地说：“这回，你可对我起了警钟的作用了。你也变了，有主见、敢指责我了，这也是一大进步啊！让我们一块儿既能赢又经得起输吧。”

“我希望你永远深沉得像一片湖泊，不要有点小风就起波澜。”

“真谢谢你，打心眼儿里感谢你变得这般睿智。不过，你放心，我这湖泊只是在表面上结了一层冰，下边依然热着呢，冷却是不容易的。”

从来没冲突过的好朋友来了这么一次有冲突的对话，小鹬

的心情反而好多了，她更爱王莲了，关心地问起王莲和范追木的事，王莲又恢复了她那优柔寡断的性情，一筹莫展地说：

“我不情愿可又不忍心回绝，这一阶段他对咱们及可怜的小果果都太好了。”

“这是两码事！你若不愿意，让我和他摊牌就是了。”

“啊，不！你别……”

“咳，你呀，原来并不全是那么睿智！”

中秋节过后，叶未红的病已好，八个年轻人准备启程了。小鹏和未红还想给儿子上上坟，来个最后的诀别。范追木却说：“孩子是咱们的天使，事业却是咱们的上帝。把悲伤留给西安，带着对果果的长久记忆，咱们上征途吧！”

二 羊皮筏子顺流而下

第八战区司令部西安办事处处长李祝三，是个很爱结交年轻文艺工作者的军人。自从王莲他们商定决心到绥西草原以后，范追木就和这位李处长频繁往来。李听说追木他们打算翻然归去，非常赞同。他亲自拟稿向副司令长官部请示，得到批准，又替他们筹划了几百元的路费，打算近日打发他们上路。王莲的表姐听说表妹还要出去抗日，而且还是到边远的绥西，难免有些闲言碎语。王莲倒还能容忍，丁小鹏却受不了啦，跟范追木直嚷嚷，再不愿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啦。追木知道她那宁折不弯的脾气，就去和李祝三商量，请他允许王莲和小鹏在他家里暂住几日。李祝三慨然答应，其夫人尚艳云是唱大鼓书的艺人，对丁小鹏和王莲一见如故，表现出江湖艺人豪爽诚挚的热情。她的孩子也丁姑姑、王姑姑叫得亲热。到了李家，不但丁小鹏心情舒畅，连王莲也觉得痛快多了。

谁知这一天，李祝三带来全市大检查的消息。丁小鹏说：